

□ 联大春秋

内，是个独家小院，四间房子，离西南联大很近，大姐上联大附中，我们四个小孩上联大附小，都很方便。

1942年夏天我家兴冲冲雇了八辆人力平板车，将家具炊具箱子装好，全家坐在箱子上，浩浩荡荡从黄土坡顺利到达金鸡巷。敲开门，满院满屋全是穿黄衣的军人。

最后我们挤进了梅贻琦校长家，住到西仓坡清华大学办事处楼上。我们称梅校长为五姑夫，五姑韩咏华是父亲的表姐。五姑腾出一间房子，全家又睡地铺了。梅三姐祖杉被挤出来，每晚只得爬到堂屋

高高的大台子上，带着我一头一脚睡一个被窝。我们住二楼，下面是清华的办事机关，母亲千叮万嘱：在屋子里走路要轻，不能跑，也不能在院子里玩闹而影响办公。我只好带着妹妹弟弟到办事处门外玩。紧挨门外有个刚遭轰炸不久的弹坑，有一人多深，我们每天沿弹坑转圈，从上到底、从底到上奔跑多次。

经父母多方交涉，约过了十天，大兵搬出，我们终于住进了新家。

住进金鸡巷后，虽然生活仍然艰辛，但已相对稳定。一住四年，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我们终于返回北京。

我们走在大路上

○史际平（1978级精仪）

“万里长征，辞去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这段西南联大校歌记述清华百年校史中曾经发生过一段动人心魄的历史事件。“七七事变”后，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南迁至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但同年12月南京失守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1938年2月临大师生分三路由长沙奔赴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其中一路由近300学生，11名老师（包括有闻一多、曾昭抡、吴征镒）和教官随队医生若干名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并由国民湖南政府领导人张治中委派的一位将军带队。这路人马自1938年2月20日由长沙出发，主要是依靠步行于4月底到达昆明。1946年，胡适

在西南联大纪念会上说：“临大决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68天之久，经整整三千余里之旅程。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好友杨嘉实（1977级力学）的尊翁杨式德（12级，1917—1976）和家父史国衡（11级，1912—1995），就是73年前的这支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队队伍中的学生成员。为此，嘉实兄和我在1996年前后就曾经议论过重走这条湘黔滇南迁之路，并得到过清华校友总会承宪康老师的鼓励和指教。可惜当年我们都刚到美国不久，整日

忙于许多日常琐事，由于时间和精力限制没能成行。随着西南联大的历史广为社会各界的注意，十几年前北大的学术社团“山鹰社”曾经搞过重走活动。最近清华EMBA也分几次组织学生搞了重走活动，钱颖一院长还参加了云南境内的一段重走活动。近年来执教于北美的嘉实兄每年暑期都会在国内高校讲学进行学术交流，我也是经常往返于中美之间。值清华百年校庆之际，我们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那份难分难舍的情怀开始行动了。

我们先后联系了参加过清华EMBA重走活动的钱锡康老师和活动的组织者贾莉老师，为此我还给颖一院长、校友总会孙哲老师等发了电邮，都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回复和支持。7月5日上午，孙哲老师带我到清华校友总会开了一封介绍信，然后我还到经管学院贾莉老师的办公室当面对教。做好了必要的功课，7月6日中午我由北京首都机场出发，嘉实由武汉乘武广高铁，当日下午5点半我们在长沙的一家酒店会师了。



湘黔滇步行团在行进中

嘉实兄手上还珍藏有一部杨老先生当年的日记，这部日记完整地记录了这68天的旅途中的许多细节，并且两次正式在国内出版发行，成了学者研究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一段的案头必备。此行我们都带有这部日记，它是我们此次行动的指南。湘黔滇旅行团当年首先是乘船从长沙出发，在资江逆流而上水路3天95公里，于1938年2月22日益阳边清水潭靠岸，然后步行4天90公里至常德。22日杨式德先生日记记述如下：

“资水很清，用盆子从江里汲上来，非常清亮，和井水不能分辨。下午五时到达清水潭了，这是一个距益阳五里的小村镇。夕阳高照，向西望去，河水灿烂夺目，不能久视。不远的地方，河心有一片高地，上面一个很大的亭子，据说是魁星楼，两岸各有一个塔，全是七层，名叫三台塔。再向西远远的便是蓝的山，绿的树，和红的太阳了。我们下了船，到清水潭走了一回，那村里有庙宇，有尼姑庵。庵门口立着一个面目俊俏清爽的尼姑，

穿着黑色的衣裳，颇为动人。在北头和两个乡人谈话，谈国家的危机和民众的任务，他们都具有相当的民族意识。”

2011年7月7日，赶巧是“七七事变”纪念日，也是我们的出发日。原计划从长沙乘一早的火车到益阳，

□ 联大春秋

结果到了火车站发现排队的人山人海，只好坐出租车走。车主让4位乘客拼一个车，每位40元，走长张（长沙至张家界）高速路到益阳。上了高速路就看到至益阳55公里的路牌。下了高速很快就到益阳，稍事休整很快对付了一顿早餐，找了出租车赶到资江二桥北岸，时间大约在上午9时半。往江边大堤走的时候发现身边的一条河沟内竟奔流明显污染的黑水，没有任何阻拦流入资江。资江水已失去了杨老先生日记中所记述的“非常清亮”。在江边一眼望去马上就发现了那座古塔，走近前就看到“三合塔”字样，到了塔边竟发现塔是可以上去的，我们都登上了高塔。这座七层石塔为省级文物，塔边的牌铭讲到此塔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离开古塔，我们进入小镇，清水潭镇内的一排排二层民房紧靠资江北岸的防洪大堤。嘉实兄一路打听，我们才找到村内唯一的一座庙，里面的主持告诉我们古庙已经没有了，这个庙也是新建于民舍之中。我们也听到村民讲河心的那一片高地，和上面的亭子都已经没有了。

经人指点我们沿着防洪大堤去找汽车

北站。在资江北岸的大堤上看到它不仅仅是一个防洪大堤，顶部是有十数米宽的步行街，座椅、路灯等一应俱全。想来是为当地市民提供的一处休闲场所。走不远还看到一处关云长塑像，说是为纪念他的“单刀赴会”。看到碑文知道他当年曾带兵驻守益阳。塑像底部四面分别是四座浮雕，除了单刀赴会，还有桃园结义、千里走单骑、刮骨疗毒。

就这样一路行至益阳汽车北站已是下午时分，断断续续走了4个多小时。所幸当日是阴天，但我还是大汗淋漓，手中的毛巾拧干了再擦湿数遍。没有吃中饭就坐上了中巴，还是走长张高速路去常德，到了常德找到路边的旅店住下后又前往汽车站大厅了解第二天去桃花源的路途。车站的服务员显然感到非常困惑，她一再讲我们应该去湘西的凤凰古城或者是张家界，当然她并不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晚饭前后我们在常德火车站前的广场盘桓，回顾今天的行程，不论是失望还是惊喜，不论是疲倦还是兴奋，心中感到十分充实。此行虽然不可能重复当年联大旅行团湘黔滇三省旅途的全部，但是我们还会再来。

这是一条父辈走过的路，我们在路上缅怀清华的先贤，并以此作为对母校百年校庆的纪念，这同时也是我们作为对承宪康老师奋战病魔的支持和祝愿（承老师已于2012年2月去世，编者注）。

我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一颗心走在這條大路上。

2011年7月8日晨于喧闹的常德市内



步行团到达昆明时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